

凡尔纳选集

蓓根的五亿法郎



蓓根的五亿法郎

儒勒·凡尔纳著 联星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蓓根的五亿法郎
〔法〕儒勒·凡尔纳著
联 星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25 印张 2 插页 115 千字
195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25,001—225,000 册 定价 0.52 元

内 容 提 要

“蓓根的五亿法郎”是一本科学幻想小说，同时又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小说。作者通过两个学者的形象阐明了两个科学家的道路。

印度贵妇人蓓根的一笔五亿法郎的遗产，三十年后终于找到了继承人：一个是法国的善良的医生沙拉赛恩；另一个是德国化学教授苏尔策，这两人平均分得了这笔遗产。沙拉赛恩医生用他分到的遗产建设了一座理想的城市。城市一天比一天繁荣，居民们过着劳动、幸福、和平的生活。而苏尔策教授却相反地建立一座军火工厂，生产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其目的是屠杀人类，破坏和平居民的幸福生活。青年工程师马尔赛为了人类的理想，他深入虎穴，探悉了军火工厂的秘密，粉碎了苏尔策的阴谋。最后，苏尔策教授终于被他自己发明的冷气弹炸死在自己的密室里，而这座兵工厂也就为和平的人民所有，不再制造武器，而制造为人类幸福所需要的农业机器和工业装备了。

JULES VERNE
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EGUM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929

目 次

1. 夏尔波先生出场.....	1
2. 两个同学.....	13
3. 一条花边新闻.....	24
4. 分成两半.....	36
5. 钢城.....	48
6. 阿尔布列希特矿井.....	64
7. 中央总部.....	77
8. 龙窟.....	87
9. 告辞.....	106
10. 德国杂志《我们的世纪》上的一篇文章.....	119
11. 沙拉赛恩医生家的一顿晚餐.....	129
12. 会议.....	135
13. 马尔赛·勃鲁克曼致斯达尔施塔 特苏尔策教授 的一封信.....	146
14. 战斗的准备.....	148
15. 旧金山的证券交易所.....	153
16. 两个法国人攻打一座城.....	162
17. 枪声.....	173

18. 胜利的果实.....	182
19. 一件家务事.....	190
结语	195



1

夏尔泼先生出场

“这几份英国报纸编得真不坏！”这位和善的医生坐在一张皮靠背椅上，向后一仰，自言自语地说。

沙拉赛恩医生从小到大就好自言自语，他把这当做一种解闷的方式。

沙拉赛恩医生有 50 岁了，五官端正，银丝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清澈有神，相貌庄重而又可亲，令人一见就会觉得他是一位正人君子。这天早晨，沙拉赛恩医生虽然在服饰方面并没有过分讲究，可是却早已刮好了脸，带上了白领。

他旅居在布赖顿一家旅馆里，在他住的房间里的家具上和地毯上散摊着《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和《每日新闻》。

10点钟才敲过，沙拉赛恩医生已经在城里逛过一圈，同时还参观了一所医院，回旅馆又读了几份伦敦的主要报纸，这些报纸全文刊载了前天晚上他在国际卫生学学会的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他研究“血球验算”的报告。



他面前，放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一份火候适中的烤牛排、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和几片涂着牛油的烤面包，这种烤面包是英国女厨师用面包商特制的一种小面包巧妙地烘焙的。

“真是！”他重复说，“这些联合王国的报纸真是编得好极了，实在没什么可挑剔的了！”

沙拉赛恩医生在看英国的主要报纸。……副主席的讲话，那不勒斯^①的亚高涅阿医生所作的答复以及我的报告，所有这一切都报道得及时、真实而又恰如其分。

“‘这是杜埃^②的沙拉赛恩医生的发言。这位声望卓著的会员是用法语讲的。他一开始说：诸位会原谅我用法语发言的，我不会讲贵国的语言，但是你们听法语的能力肯定地比我的英语要强得多。……’

① 意大利地名，在那不勒斯湾北岸。

② 地名，在法国北部。

“占了五栏小号字！……我真看不出来到底是《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好呢还是《每日邮报》的那篇好……写得再确切不过了！”

沙拉赛恩医生正在思忖，“礼宾大师”^①——对于一位如此整齐地穿着黑礼服的人物，人们是不敢加以轻蔑的称呼的——亲自来敲了一下门，问“莫苏”^②是否可以接见客人。

“莫苏”是英国人认为必须对所有的法国人普遍采用的一个统称，如同他们认为必须用“西尼奥”^③来称呼意大利人，用“海尔”^④来称呼德国人一样，否则就会失礼。再说，也许他们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传下来的老规矩无疑地有它方便的地方：一听就知道他是哪国人。

沙拉赛恩医生接过递给他的那张名片。他很奇怪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会有人来拜访他。当他念了那一方块小纸片的时候，就越发惊讶了：

夏尔泼先生，Solicitor

伦敦安普登南路 93 号

他知道“solicitor”这个英文字的意思相当于“法律顾问”，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一位包揽词讼的先生，介乎录事、

① 盛大宴会中负责礼仪等事宜的人。此处实指侍役，含嘲讽意。

② 法文的“先生”（Monsieur），正确的发音是“没修”，此处英国人误念为“莫苏”（Monsiou）。

③ 意大利文的“先生”（Signor）。

④ 德文的“先生”（Herr）。

法律顾问和律师之间，也就是过去的所谓诉讼代理人。

“真有点见鬼，我跟这位夏尔泼先生会发生什么纠葛呢？会不会是一件意料不到的麻烦事？……”他暗自寻思。

“你肯定他是找我的吗？”他问道。

“啊！是的，莫苏。”

“好吧！请他进来吧。”

“礼宾大师”引进了一位还算年轻的男客，沙拉赛恩医生第一个印象就把他列入“骷髅族”里边。

他的两片薄薄的嘴唇，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干瘪的嘴唇，又长又白的牙齿，羊皮纸似的皮肤包着的凹陷的太阳穴，木乃伊似的脸色以及他那看起来好象两个螺丝孔似的灰色的鼠眼……“骷髅”这一类的形容字眼用在他身上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他那付骨头架子从头到脚都隐没在一件大方格子的北爱尔兰外套^①里，手上提着一只漆皮的旅行包。

他进来以后，匆促地打了一下招呼，放下皮包和帽子，径自坐了下来，开口说道：

“我是小威廉·亨利·夏尔泼^②，是彼格夏联合事务所^③的负责人之一……阁下是沙拉赛恩医生吗？”

“是的，先生。”

“大名是弗郎索瓦·沙拉赛恩？”

“正是鄙人的名字。”

① 英国的一种宽长外套，最初用北爱尔兰（Ulster）地方的粗呢所做。

② 在英国，儿子沿袭父名时，就在前面加“小”字。

③ 彼洛士，格里恩，夏尔泼，三人合设的律师事务所（Billows, Green, Sharp & Co.）。

“从杜埃来吗？……”

“我住在杜埃。”

“令尊是叫伊席陶尔·沙拉赛恩？”

“一点儿不错。”

“对，那么他是叫伊席陶尔·沙拉赛恩。”

夏尔浚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看了一会，接着说：

“伊席陶尔·沙拉赛恩在 1857 年死于巴黎第六区达朗纳路 54 号埃高尔旅馆，这所旅馆现在已经关闭了。”

“确是如此，”医生说，他愈来愈感到惊奇了。“不过不能请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他母亲的名字是裘丽·朗谢方，”夏尔浚先生径自往下说，“她是巴勒都^①人，是贝内第·朗谢方的女儿，住在劳里奥胡同——那是一条死胡同，1812 年去世，我们在当地的行政机关找到了这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太宝贵了，先生，太宝贵了……嗯！……嗯！……还有，她也就是第 36 轻兵队的鼓手长^②让-约克·朗谢方的姐姐……”

“不瞒您说，”沙拉赛恩医生对于这个人如此透澈地了解自己的家谱，感到非常惊异，不禁插嘴说，“看来在这些方面您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我的祖母的确姓朗谢方，但是关于她的事，我只知道这一点。”

“大约在 1807 年，她和您的祖父让·沙拉赛恩一起离开了巴勒都。她是在 1799 年嫁给他的。两人在默伦安了

① Bar-le-Duc，地名，在法国东北部。

② 以前法国军队行列的最前面都有鼓手队，用以振军威。

家，在当地经营马口铁。他们在那儿居住，一直到 1812 年沙拉赛恩的妻子裘丽·朗谢方去世为止。他们婚后只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您的父亲伊席陶尔·沙拉赛恩。再往下，除了在巴黎打听到令尊的去世日期以外，这条线索就中断了……”

“我能把它连下来，”医生说，他不由地被这种分毫不差的精确叙述所吸引。“我的父亲打算作一个医生，祖父为了他的读书问题迁居到巴黎。1832 年，祖父在靠近凡尔赛的巴来索去世了，父亲就在当地行医，我是 1822 年在那儿出生的。”

“您正是我所要寻找的人，”夏尔泼先生接着说，“您没有兄弟姊妹吗？……”

“没有！我是独生子，我生下来两年以后母亲就去世了……不过，先生，您要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夏尔泼先生站了起来。

“勃里阿·约伐伊·莫杜拉纳脱爵士，”他在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怀着那种每个英国人对于贵族名衔所表示的尊敬，“我很高兴找到了您，并且第一个向您表示我的敬意！”

“这个人是个疯子，”医生心想，“这在‘骷髅族’里面是很常见的。”

法律顾问从医生的眼睛中看出了对他下的这个“诊断”。

“我的神经完全正常，”他神色镇静地说下去，“目前，您是我们所知道的让-约克·朗谢方男爵爵位的唯一继承人。约克·朗谢方于 1819 年归附为英国臣民，由孟加拉总督保

举，封为男爵。他的妻子蓓根^①·高古尔死后，他获得了她的财产收益权。他于 1841 年去世，只留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白痴，于 1869 年去世，他死后既没有儿子，也没有留下遗嘱。这笔遗产在 30 年前约达 500 万金镑。一直在法律的监督下由人代管。让-约克·朗谢方的傻儿子在世的时候，这笔遗产的利息几乎是分文未动，全部积蓄了起来。在 1870 年估价时，遗产总值为 2,100 万金镑，合 52,500 万法郎。按照亚格拉地方法院的裁定——它是经过德里最高法院批准和枢密院审核过的——所有动产、不动产以及股票都已变卖折价，所得款项存放在英格兰银行。这笔款项目前已达 52,700 万法郎，您只要向司法院提出您的家系证明，马上就可以签一张支票把它取出来。这笔钱，我愿意从今天起就替您委托办理金融业务的卓斯公司^②去支取，随便您要提取多少……”

沙拉赛恩医生惊诧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继而又有点惶恐，他不相信《一千零一夜》中的梦幻会变成现实，她扬声问道：

“可是，先生，对这件事情您究竟有什么证明呢？您又怎么会打听到我的呢？”

“证件都在这儿，”夏尔浚先生拍拍那只漆皮皮包，回答说，“至于我怎么会找到您这一层，那倒一点儿不奇怪。我已经寻访您五年了。每年都有许许多多没有人承继的遗产

① 原文的意思是印度贵族妇人的通称。

② 卓劳普夫人与斯密司夫人联合经营的公司 (Mrs. Trollop, Smith & Co.)。

登入英国国家财产名下，我们事务所的专门业务就是寻找死者的近亲，或者照我们英国法律来说就是‘至亲’。为了蓓根·高古尔的遗产承继问题，我们已不折不扣地化了整整五年的功夫。从多方面进行了调查，查遍了几百家姓沙拉赛恩的，始终没有找到伊席陶尔的后代。我几乎肯定在法国再没有其他姓沙拉赛恩的人了，谁知道昨天早上，我在读《每日新闻》上登的卫生学会会议的报道时，出乎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我所没有见到过的姓沙拉赛恩的医生的名字。我立即查看了自己的笔记本和我们所收集的与这件遗产案有关的几千份笔录索引，想不到我们竟把杜埃城给漏掉了。后来我确信已经掌握到线索，随即搭火车到布赖顿来，当您在您散会出来时看到您以后，我就完全肯定了。因为您非常象您的舅祖父朗谢方，您的相貌就跟我们所保存的他的一张相片一模一样，那张相片是从印度画家沙拉恼尼的一幅画上照下来的。”

夏尔泼先生从他的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相片来递给沙拉赛恩医生。相片上是一个身材高大，留一把美髯的男子，头上缠着饰有羽毛的头巾，身上穿着一件绿色的织锦长袍，这是一位上将，摆着一副历史画上的将军们特有的姿势，目不斜视地望着你，他正在签署一道进攻命令。背景是远处隐约可辨的一片战火和正在激战的骑兵团。

“这些东西会比我更详细地向您说明一切，”夏尔泼先生说，“我把它留在您这儿，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在两小时后再来听您的吩咐。”

夏尔泼先生说罢就从漆皮皮包里掏出七八卷文件来，

有印刷的，也有笔录的，他把这些文件放在桌上以后就向门口倒退出去，一面喃喃地说：

“勃里阿·约伐伊·莫杜拉纳脱爵士，我荣幸地向您致敬。”

医生半信半疑地拿起文件，开始翻阅。

很快地浏览过一遍以后，已足以证明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了，他的疑团都逐一消失。看了这样的文件还有什么好犹疑的呢？例如，其中有一份这样的印刷文件：

为孟加拉蓓根·高古尔·德·拉齐那拉遗产无人继承事，
呈禀至尊女皇枢密院诸公阁下。

1870 年 1 月 5 日

主要事由——蓓根·德·拉齐那拉的遗产计有：几匹骆驼，耕地 43 皮加尔^①，房屋、宫殿、庄园、村舍若干处以及其他动产、珍宝、武器等等。关于这笔遗产的产权问题曾数次呈报亚格拉地方法院及德里最高法院。蓓根·高古尔是吕克米修王公的寡妻及其巨额财产的承继人，1819 年她再嫁给名叫让-约克·朗谢方的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原先服务于法国军队，是第 36 轻兵队的少尉（鼓手长），1815 年，值卢瓦尔^②防地的军队裁军，他就脱离军队，在南特^③搭了一艘商船去加尔各答。到加尔各答以后很快就在吕克米修王公统领下的当地一支小小的军队里谋得教官的职务，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升到总指挥官，王公死后不久，又蒙其妻的垂爱，下嫁与他。孟加拉的总督因他在很危急的情况下

① 印度的土地面积单位。

② 河流名，在法国境内。

③ 地名，在法国西北部，卢瓦尔流域。

曾对亚格拉的欧洲人有过重大贡献，又为殖民政策出过不少主意，就保荐已归附为英国臣民的蓓根的丈夫让-约克·朗谢方为男爵，并把勃里阿·约伐伊·莫杜拉纳脱的土地封为他的采邑。1839年，蓓根去世，朗谢方承袭了她的财产收益权，但两年后也跟着去世。他们婚后只有一子，生来即为白痴，所以立刻把他置于法律保护下。他的财产，直到1869年他去世为止一直受到妥善的管理。这宗财产始终无人继承。亚格拉地方法院和德里法院已决定把财产变卖，我们应当当地政府的请求，报请枢密院诸公予以审核。……”

最后是署名。

另外还有亚格拉和德里的法院判决书的副本，拍卖证书，英格兰银行存款的存单，关于在法国寻找朗谢方后裔的一些记事材料，这一大宗同一性质的文件很快地使沙拉赛恩医生不再存有丝毫的犹疑。他确实是名正言顺的蓓根的“至亲”和继承人。在他和存放在银行钱库中的52,700万法郎存款之间，只隔有一道法律手续：缴出几份正式的出生证书和死亡证书！

对于这么一份飞来洪福，即使最冷静的人也要因此而目迷神移，这位正直的医生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实自然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然而他的激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也不过是在房里急促地走来走去，踱了几分钟。他不一会就清醒过来，责备自己刚才那一阵子激动是感情的脆弱，他例在靠背椅上，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忽然间，他又开始在房里来回走动。但是这一回他的双眼闪烁着一种纯洁的光辉，可以看出来有一个仁慈而崇

高的愿望正在他的心中酝酿滋长，这个愿望是那样和蔼可亲地、热切地吸引着他，最后他决定要使它实现。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夏尔泼先生回来了。

“请原谅我刚才所表示的怀疑，”医生诚恳地对他说，“我现在已深信不疑，并且非常感谢您不辞辛劳地为这件事情奔走。”

“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小事情，……是我的职务……”夏尔泼先生回答说，“不知道勃里阿爵士能否允许我作为您的顾问？”

“那还用说，我把这件事情完全托付给您……只是我要求您收回给我的这个可笑的名衔……”

可笑！？一个值到2,100万英镑的名衔竟被认为可笑！？夏尔泼先生的神情显示出不以为然，然而作为一个驯顺的侍从，他没有坚持。

“一切都遵照您的意思。”他回答说，“我就要搭火车回伦敦去了。我等候着您的吩咐。”

“我可以保留这些文件吗？”医生问道。

“完全可以，我们留有副本。”

夏尔泼先生走后，沙拉赛恩医生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写字台前，拿起了一张信纸写道：

我的亲爱的孩子，我们获得了一笔巨大的、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财产！不要以为我得了精神错乱症，你念一下我附在信中的两三份印刷品，就会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英国男爵，更确切一点说，印度男爵的爵位以及一笔目前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5亿多法郎的财产的继承人。亲爱的奥克达夫，我很明白你看了这

个消息后将产生什么样的心情。你会和我同样地意识到这样一笔财富使我们担起了新的责任，并且将使我们的德操临受考验。我获悉这件事情才不过一小时，然而这种责任所引起的不安已经冲淡了最初当我联想到你的时候所引起的喜悦。也许我们的命中注定要发生这个变化……作为一个朴实的科学探索者，我们一直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清静快乐的生活。今后仍将如此吗？也许不可能了，除非……我有点不敢把我心中的打算告诉你……除非这笔财富在我们手里变成一种崭新的强有力的科学仪器，一件奇妙的文明的工具！……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详细地谈。赶快写信给我，告诉我你对于这个重要的消息有什么感受，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你的母亲。她是一个有见解的妇女，我相信她会沉着镇静地对待它。至于你的妹妹，她年纪太轻，这类事情不会使她冲昏头脑的，再说她的小小的头脑已经很坚强了，即使她能理解我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可能带来的一切影响，我也相信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她所引起的情绪上的波动将是我们几个人中间最少的。代我向马尔赛问好，我将来的每个计划都不能缺少他。

爱你的父亲弗郎索瓦·沙拉赛恩

1871. 10. 28，布赖顿

医生把这封信和几份最重要的文件一起装在信封里，写上了地址：“巴黎，西西里帝王路 32 号，中央工艺学院学生，奥克达夫先生”。随后他便拿起帽子，穿上大衣参加会议去了。一刻钟以后，这泣不同凡俗的人物已经把那几亿财富置之脑后了。

2

两个同学

要把沙拉赛恩医生的儿子奥克达夫·沙拉赛恩叫作懒汉是不太恰当的。他并不愚蠢，但也没有惊人的智慧，长得并不漂亮，却也不难看，身材既不高大，也不算矮小，头发不是棕色的，也不是金黄色的，而是栗色的，总之是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平常人物。在学校里，他的功课经常总是得一个二等奖，两三个普通奖。中学会考时他的分数是“及格”。第一次投考中央学院没有考取，第二次考在第127名，被录取了。他对一切都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是一个满足于现状，得过且过的人物，这种人的生命就好象几丝月光。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命运之神的手里，就象浪头上的软木塞，任凭风向把它们带到天南或者地北。决定他们终生事业的也纯粹是命运。沙拉赛恩医生要是对自己儿子的性格不抱什么幻想的话，也许在写那封信之前他会有所犹豫；但是即使一个最理智的人也不免会或多或少地为父子之爱所蒙蔽。这是情有可原的。

奥克达夫在受教育之初就幸运地遇到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人，那个人对他有一种左右一切的力量，在他身上有力地起着一种近乎严酷，但却对他有益的影响，那个人就是年轻的阿尔萨斯人马尔赛·勃鲁克曼。奥克达夫的父亲送他到夏尔马涅中学去上学，他在那儿和这个年轻人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年轻人比奥克达夫小一岁，但是他的充沛的体力、

智力和精力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他。

马尔赛·勃鲁克曼 12 岁上就成了孤儿，承继了一笔微薄的年金，刚好够他求学的费用。要不是奥克达夫常在假期把他带到自己父母那儿去的话，他连校门都不出一步。

从此以后，年轻的阿尔萨斯人就把沙拉赛恩医生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他虽然外貌冷酷，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懂得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这两位象父母般对待自己的好心肠的人。因此，自然而然地衷心热爱沙拉赛恩医生、他的妻子和他的可爱的女儿——她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女了，她对马尔赛十分信任。然而他对于他们的感激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来表示的。实际上，他已自动负起了一个愉快的任务：使好学的香妮成为一个有正义感、有毅力和有见识的姑娘；同时要使奥克达夫成为一个不给他父亲丢脸的儿子。应该说明，后一个任务不如前一个容易，因为哥哥虽然比妹妹年纪大，却没有妹妹强。但是马尔赛已经立下志愿，一定要完成这双重任务。

每年，照例总有一些刚毅而有智谋的勇士从阿尔萨斯来投入巴黎的激烈竞争，马尔赛就是这样的选手之一。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由于体格强健和敏慧过人而显得出类拔萃。他内在的坚毅刚勇正如外貌的端正匀称。一踏进学校，他就感到有一种难以抵御的欲望缠绕着他，他要门门功课都是优等：无论是单杠或球戏，是在体育场上或在化学实验室里。如果他的学年成绩有一项不得奖，他就认为是虚度了一年。这个魁梧健壮的 20 岁的小伙子，精力充沛，浑身是劲，好象一架开足马力发挥最高效能